













Fragment of text from the adjacent page, visible on the left edge. It includes a red seal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周禮曰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又曰夏官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司勳藏其貲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凡頒賞地叁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

周禮註曰以德詔爵則爵有常品以功詔祿則祿有常秩以能詔事則事有常職以久尊食則食有常廩惟賞出於人君非常之恩如冢宰所謂匪頒如王府所謂賜予皆一時之特恩苟有常額而無輕重多寡之裁則人人可以僥倖而得之矣今司勳所掌者掌地之法也猶詩所謂錫以山川土田附庸者也凡有功者必銘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是先王念功之意不忘也生則銘書於大常



是敬之如日月也。死則祭於大烝。是敬之如祖宗也。先王念功之意。蓋將與國同休。相為終始。豈若後世書於符方。剖而茹醢之誅。已隨圖繪之象未形。而赤族之禍已慘者哉。下接六功。雖以戰功居末一段。錄載武備類內。

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焉。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雖以州郡治民。然有功則必錫以茅土。傳之子孫。流光切替。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雖朝廷所以崇恩優勞之意。良亦其人之深勲嘉績有以致之也。

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為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先王璽璣錫命。出其公天下之心。以行其封廕之典。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爵之。或寵榮一身。或綿襲千載。各當其宜。而無所濫。要冊勲惟庸。不以私心偏授。啟天下非分之覬覦也。

臣子有爵位以崇其躬。有祿俸以贍其家。又乃推其所生。悉以子之官官之。俾得與策名者同顯當世。此熙朝異數也。臣人得此。感激圖報之誠。當何如奮耶。



余睹封廕之典。知朝廷作忠之微意。斯已勤矣。俾一家中。父勉其子。子勸其父。若曰。忠君報國。毋忘今日。豈濫予哉。雖然。封典猶空名耳。廕則食祿任事。甚至比肩卿貳。俾日暮途窮之士。曾不得步後塵而鴈行齊起。至目之為和露碧桃。倚雲紅杏。嗟嗟。美之耶。抑慨之耶。果抱負如汲長孺。周茂叔其人者。吾當北面事之矣。魏縣志

廣寧之野。無極之園。有異木焉。下蟠數極。上聳蒼冥。則何故哉。根本深而枝葉茂也。縉紳諸君子。幸際明時。簪纓佩玉。焚黃表墓。赫赫閭里。人以為祖父之榮。而不知積德行仁。沃培根本者。伊誰之力也。脫為子若孫者。尸曠厥職。幸微榮寵。則本實先撥。如枝葉何。而天子逮下之意。孤矣。廣平志

古者於前王駐驛之地。尚宮而不稅。而況累琅之邦。湯沐之邑。淑哲挺生之區乎。頃丘自瑤光起。祥日月所照。莫不砥厲而清。實首善。厥後諸李。以猿臂起家。不難取金印如斗。列土而王。駐



蓋赫奕寵極人臣自唐及明食邑疏爵者後復先相掩映而諸貴嬪又以椒房之重上比三卿策  
勲賜履蟬聯不絕毋論其他只此帶礪山川足雄三輔矣夫又夫生不能德厚侔天地利澤施  
四海而男作侯女作妃擅閭閻之美以獨其明竊江海之潤而飲其波榮及食報皆慶流  
之餘也胡可少哉志帝妃封陰

清豐志

顯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母曰昌僕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於若水年  
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都帝丘即今清豐是

女德之為世出也不數數矣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當有聖母興焉元后  
果應期而生臨朝稱制偉哉慎嬪氏雖未及母儀天下而肅肅宮壺不可謂非一代之奇

女子也

魏縣志

慎嬪魏承志女明神宗初年選入宮為九嬪第一人

漢光武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必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杜喬為丹水長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又曰景風至爵有德封有功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興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白虎通曰受命之主致太平之美群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為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光武紀云建武元年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大傅封宣德侯

○漢書曰漢魏項楚天下乃平始論功封爵侯者一百四十有三入時人民散亡大侯不



過萬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之宗廟，副在有司。

白虎通曰：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以官與衆共之義也。又云：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舉事必告焉。

禮王制篇云：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之人君陽德之盛者。詩經大雅崧高篇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曰：介圭，諸侯之封圭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注曰：命，王命也。九等之命，各異其儀，所以正其位之貴賤也。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授以所任之職。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而授以所任之服。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



皆三命而授之以位。使之臨民。王之下大夫與公之孤皆四命而授以祭器。始不待于假。王之大  
夫出封加一等。五命。始賜以畿內之都鄙。而治以八則。則法也。詳曰法。畧曰則。都鄙所食之采地也。八  
則。詳天官大宰之職。王之卿六命。封為子男。始許之建官以治家邑。王之卿出封。則加一命。  
為七命。始為諸侯。建國立軍。諸侯有功德。則加一命。為八命。為九州牧。王之上公。或諸  
侯有功德。則加命為方伯。得專征伐也。

王燦爵論曰。後世賞人。不由等級。從無爵。封為列侯也。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政治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  
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大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公孫弘傳曰。漢武帝以列侯為丞相。惟弘無爵。詔以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封丞相為  
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也。



○魏志崔林傳云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崔林始也

○詔封雅錄云國家褒寵臣下既有申命之榮而於其親亦有加焉蓋厚倫重本之道也  
以下封父

○延慶州恩命錄曰人臣修於家効職於國者分也榮其身以及其親者遇也分可盡而遇則不可必延慶登名仕籍者二百身無慮百數遇明寵者僅僅十人餘皆不類者哉  
幸際天寵躬沐殊恩龍章膚藻照耀山川鄉邦之光士風之勵也

○朝廷待士之恩莫重於褒錫人子報親之志莫切於顯揚矧惟世宦之良克振家傳之業肆惟恩命實倍常倫

○制曰國家制為錫命之典推及人親所以褒揚義訓厚倫之道也而躬壽膺考顯被恩寵非畜德慎修曷克致之滿封官乃其官之父含醇抱朴樂善好施



孝友洽於家。庫內外無間。長厚聞於郡國。民人咸宜。且能行其燕翼之詔。成此象賢之嗣。允稱碩德。宜錫榮褒。是用封爾為其官。欽茲再命之榮。少紓三釜之念。

制曰。朕惟人子之孝。皆欲顯其親。故群臣之任職者。必有推恩之命。所以體其心而勸孝也。

湖廣布政使司左叅議抑珩父庸。克成厥子。用舉其官。宜錫寵榮。以示褒顯。茲特封

為朝議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左叅議。爾其祗承。毋忝嘉命。服此休命。益綿壽祉。以上封父。

制曰。行道濟時。人子勵顯親之志。推恩布命。朝廷章錫。類之仁此。倫理所當。崇實風教。所

由繫幽明。雖異典式。具存以下贈父。

制曰。朕惟士有潛德。不發于躬。則于其後。蓋天道也。肆國家緣子貴父。必追卹焉。

制曰。朝廷簡任才賢。必勵夫為臣之忠。歷推恩典。必體夫為子之孝。親雖不存。而命必

及焉。蓋亦厚倫重本之道也。封戶科給事中馬禎。乃南京兵部右侍郎顯之父。善以



修身德以裕後爲生賢子顯於用時雖祿養之既遠宜恩典之再錫茲特加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服此隆恩昭于永世

○敕曰君子策名仕籍而未獲實施則其有義之澤必昌流于後理之常也朝廷疏榮百辟

而推本所自寧以旣沒廢哉爾原任隰州儒學教正贈文林郎直隸鎮江府推官馬人慈乃

福建道監察御史馬明謙之父率履端方受資醇朴居家敦孝友之行從仕懲訓迪之

功雖位不溢才而德能裕後誕啟哲嗣振譽憲臺爾之遺哀慰矣茲特贈爲文林郎

福建道監察御史尚欽華典永耀幽局

○制曰蓋聞膏澤深於民者廉不裕後勲名彰於國者必有開先是故論屏翰之功輒先

表義方之訓爾原任慶府長史司右長史王允武乃巡撫宣府等處地方贊理軍

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世揚之父剛直自將恢奇多畧威從廉樹完通武於金椒



器以靜寧理亂繩於渤海雖中行不偶鴻漸未終而明德所重燕貼斯顯偉懋功於  
鎖鑰寔作範於方茲用晉贈灃為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既世宣顯代於  
蒸民亦永留芳聲於終古

制曰文武為憲懋昭匡國之勲忠孝相承式表克家之德庸酬嚴訓載錫彝章

灃原任

前贈銜

王允武乃原任巡撫宣府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世揚之父規言矩行涵古茹今懋爵以儒英擢於國佐梁園曳履未彰鴻漸之儀

韋相傳經快觀燕貼之慶門閭已大鍾釜先捐茲加贈灃為通議大夫巡撫

宣府

即世揚官銜

右副都御史紫誥疏華再命荷國恩之渥玄扈沐寵千齡垂家秉先

制曰天生賢而為國有開必先士積德以傳家乃昌厥後寵數聿隆於再世恩

光覃被於一朝灃生員王臣乃原任

前銜

王世揚之祖父瑞貞介士博雅通儒砥



行矜名力挽浮流之習。含經味道。長開夾葉之祥。啟爾文孫。作予良翰。睹  
還塵之不從耳。徵豐邑之永貽。茲贈爾為通議大夫。巡撫宣府等處地方。贊理  
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儒冠目老。託後裔以猶存。恩綽新承。賁幽原而  
若憚。以下贈祖

制曰。昔者虎肇戎。公王申休命。維翰遠追乎召祖。錫圭受告於文孫。銚隱顯之殊  
途。推勲庸為一德。爾生員。贈通議大夫。巡撫遼東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陳善。乃兵部尚書陳新甲之祖父。氣含古道。行為人師。枕案藉  
丘。識前言而有獲。考槃歌頌。驅下澤以無營。遺硯而表聞人。傳經以開國士。  
司戎索右文之世。昭孫謀繩武之功。茲用覃恩。贈爾為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祥  
源。遼朔。武增。象海之班。慶祚申康。允叶先河之祀。



制曰朕稽古典優禮大臣而必視其品秩以追賁先世者重本源昭恩數也爾馬德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之父夙蘊德善垂裕于家敦有賢孫登於顯仕功庸漸進褒典宜增茲特贈爾為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服此休嘉昌於衛系

贈祖

制曰旌獎賢能乃朝廷之著典表章先德亦人子之至情蓋忠本孝移而親由子顯故國家推恩臣下而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何間於存歿哉

贈父

平谷縣志曰聖王獎孝作忠惟特封爵蓋孝義成於家故忠良著於國也平邑雖小而龍章寵詔亦有其人故志封爵

登州府志曰禮之言孝也曰國人稱願然曰章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是以先王著之有褒親之恩有延世之典所以作忠亦以教孝也豈徒以夸閭閻之榮侈閭閻之貴哉故觀於封贈而子臣之道備矣



王季子曰君免矣  
王季子曰君免矣



婦人封邑

左傳晉敗齊師齊侯奔還有辟女子問曰君免乎曰免矣親司徒免乎曰免矣

荀君與吾夫免其可若何乃走頃公以為有禮問之乃辟司徒妻也封之石碭之邑

封夫人

後漢書云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孝經百家之言王莽賜號義成夫人

金印紫綬文軒丹轂

○宋鄱陽縣侯孟懷王母拜國夫人○隋高涼女子洗

締

氏世為南越首領有功冊為高涼郡夫人既而冊為譙國太夫人

齊綉帳油絡駟馬安車旌節國簿仍開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郡君縣君

唐六典云一品及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

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其母皆加稱太散官並為鄉君○漢武帝封王

太后在民間所生女金氏為修城縣君○晉羊祜死贈太尉鉅平侯封妻夏

侯氏為萬歲鄉君○元義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晉韋逞

母宋氏逞仕符堅乃就宋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宣文君



宋有八等

宋政和年詔命婦列郡縣以稱君蓋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是定制

政以上封夫人尚書已上封淑人侍郎已上封碩人大中大夫已上封令人中散大夫已上

封恭人朝奉大夫已上封宜人朝奉郎已上封安人通直郎已上封孺人

金花誥

春明退朝錄云官誥院勅即夫人用金花羅紙七張錦綵袋賜以

湯沐

謂以賦稅供湯沐之具

命婦七階

明朝婦人誥封俱從夫爵一品二品稱夫人三品稱淑人四品稱恭人五品稱宜人六

品稱安人七品稱孺人八九品官及其父母妻子俱無封誥之例白衣之妻謂之庶婦

恩澤封

後漢書曰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薨贈長公主亦綬謚曰

敬君

又曰梁冀妻孫壽封為襄城君賜紫綬比長公主又曰董卓為相國封其母為池

陽君置令丞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禮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生禮死事皆從夫之尊卑坐位以夫之遠謂夫為大夫則婦為命婦 ○內命婦謂三夫人以下也外命婦謂諸臣之妻也

○魏氏春秋云黃初三年帝欲侯太后父母陳群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從夫爵耳 ○恩自宸極榮及閨門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一作恩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實臣稟訓私聞志望靡立勉以為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古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沈約為長城公主謝表曰奉策書封妾為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典妾妾實膺靈寵氣育景璇閨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姆保莫敢或違而雍肅不



著穠華蓋關不悟宸暉曲漸彙章夙賁藉此思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啟珩琨昭被  
梁王僧孺為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為南平王妃奉命震慙有灼丹寸妾瞻絲望悅  
且或多慙鏡史觀圖是為知愧以茲彫薄有儼蕃儀糾組不聞饅醢蓋關不悟玄造曲被  
徽渥愈臻改服通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期輜弱所能勝荷

晉書曰虞潭母拜為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又曰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

虞潭之母金章紫綬葬還之母紗幔講堂  
虞母受武昌之封葬母有宣文之號

制曰國家委任賢能必溯其本源而褒及重閭者所以勸忠孝也爾師氏乃南京兵部  
右侍郎馬顯祖母積德生孫為國重用效勞既著卹典宜加茲特贈爾為淑人  
尚克承之永庇爾後 贈祖母

制曰濬發祥源寔資祖德茂昌世祚亦藉閭賢惟陰教之克襄宜雲仍之彌



衍爾張氏乃原任巡撫宣府等處

全銜

王世揚之祖母賢明成性慈善在躬甘結

据以持家裁機絲而訓子及孫而顯為國之禎嘉乃元勳介爾景福茲贈爾為

淑人競蘭孫而為祐延松檟以流輝

贈祖母

制曰尊祖及妣子孫之蒸畀惟均錫命疏榮國家之追崇靡間故恩推於再世

則命逮於重聞爾贈淑人張氏乃兵部尚書陳新甲之祖母柔嘉有淑孝敬

無違琴瑟宜家光贊下帷之業鳳凰叶卜爰開後裔之祥迨由子以及孫遂

浸昌而彌熾茲以覃恩贈爾為夫人龍章丕賁於玄扃淑問永垂於彤管

贈祖母

制曰母以訓子為慈子以顯親為孝朝廷推恩大臣必體其心而有褒崇之典焉爾

封孺人段氏乃南京

全銜

馬顯之母勤儉相夫仁慈裕後致有賢子為國重用子

既進階母亦增貴茲特加封為太淑人服此茂恩永綏祿養

封母



敕曰詩歌壽母自昔所為燕喜也矧鼎養方崇而薦承綸命以稱慶于慈闈豈非尤為  
人子至繼哉爾封孺人潘氏乃福建道監察御史馬明謨之母幽貞天植勤儉性成始相  
厥夫克端歸範載成爾子茂振臺綱婦道母儀咸足嘉尚茲特封為太孺人祇膺  
綸綍之榮益衍桑榆之慶

封母

敕曰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矧珥筆持符尤獨賢勞國有大慶可無以  
體其諗母之情哉爾趙氏乃湖廣道監察御史王世揚之母莊靜裋身儉勤率下  
明章婦順茂洽母慈祿食方隆康祺未艾茲封爾為太宜人儼五命以疏榮邇  
三遷而歸德

封生母

制曰蓋閔宮燕喜由良翰之宜民四牡興歌乃明王之體士肆朕常因子以貴母俾臣得  
移孝以為忠爾封太宜人趙氏乃巡撫宣府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金都



御史王世揚之母範。承衿。懷度。叶珩璜。桓縞皆怡。襄清標於羔素。劉純修敬。啟偉烈於鷹揚。乃後洛之榮。方耀于塞北。詎爵申之命。可新于師中。茲用晉封爾為太恭人。永介祉於樹萱。滋開謨於采芑。封母

制曰。趨庭式訓。並資畫荻之勤。分閭垂勲。允副倚閭之望。邈惟全善。可新褒嘉。

爾累封太恭人趙氏。乃原任巡撫。全銜右副都御史王世揚之母。夙媚內則。穆踐閭

儀。縞布從官。每切素綵之儼。板輿就養。常承綵服之歡。康祺正懋於百齡。休號游隆於三錫。茲加封爾為太淑人。拜芝檢以自天。奉萱闈而愛日。封母

制曰。熊羆不二之臣。祥鍾上笈。鍾鼎無方之奉。壽豈北堂。睽綵服以騰歡。宜綸恩之游寵。爾累封太淑人李氏。乃兵部尚書陳新甲之母。秉德淑身。相夫優仕。貴而克儉。老不忘勤。瘡沃貽規。用啟勞臣之業。膺德著績。式歌壽母之宜。國秩



屢崇天休滋茂茲用覃恩進封爾為太夫人含飴有永方就養於大官式穀無窮  
用貽規於女士封母

○封母制曰賢才之奮庸於朝雖由父訓而母德鞠育恩與父偕故敷錫之典均焉

○封繼母制曰禮稱繼母猶母以其正位于內齊體于父尊與親均焉朝廷推恩顧可獨後

哉爾

某氏乃某官某人

之繼母提身淑慎治內儉勤德嗣前徽愛均厥子用宜並臻祿養祇

服綸褒可謂榮已茲特封爾為安人祇膺優渥之恩茂履壽康之慶

○制曰禮稱繼母子所不敢殊凡以廣事父之孝也若夫訓育辛勤克底于成則恩不異於

所生矣寵命均頒實以示稱爾封安人

某氏乃某官某人

之繼母躬有淑行夙嫻令儀勤

儉理家能昌其宗範肅雍治內式整其闈閨相夫有贈佩之資教子傳機行之訓推原所

自宜錫褒榮茲進封爾為宜人服綸綍之華衍康除之慶祉



○敕曰繼母配德於父即與父儷尊而提範于家訓育厥嗣皆人子所欲報稱也國家方求忠於孝胡思遠之

○贈母制曰孝子于母有風木之感梧椿之慕故國家錫命臣下必追榮其親者所以體其孝思無已之情也爾某氏乃某官某人之母溫德閨闈克猷圖史相夫育子休有令儀雖

淑範云亡而徽音未泯國有彙典得追及焉茲特贈爾為安人尚慰往靈益弘來祚

○制曰婦道含章必託夫藉予以表見于世乃若相夫迪子懿淑並聞則尤國典所宜褒嘉者也爾贈孺人韓氏乃戶部員外郎馬呈書之母慈惠性成儉勤躬備相夫效職而寒素是安迪子成名而榮養叨待良可悼已茲贈爾為宜人申此華綸用光幽室

○敕曰夫齊體于上而遺訓于下母氏之德先後均焉朕茲曲體臣子之情推廣尊親之制

○賜榮逮夫前母所以廣孝也爾都氏乃原任巡撫宣府全銜右副都御史王世揚之前母令



範風昭徽音可嗣夫方職仕遽違階老之歡子作名卿亦慰顯揚之望苟梁無改梧  
椿永懷茲以覃恩贈爾為淑人尚服寵於絲綸用揚輝於松檟

贈前母

敕曰朕讀何恃之詩而知孝子之慕慈母有深恤焉誠可以慰其思國家豈有愛也

贈母

封妻制曰人臣服事在公必罔內顧之懷而後得以殫心於職業然則褒嘉賢配其可以

或後乎爾

其官某人

妻

某

氏含貞履順式敬嘉從相夫效官蔚起今譽隆惟內得

宜婉夫階是用封爾為恭人尚敦交敬之風益迓駢蕃之祉

制曰朕于臣工之效職者推恩必逮于所配蓋伉儷相成義實有助也爾

其官某人

之妻

氏作配德門克修紀饋相夫有位亦與偕榮茲特封為孺人尚其祗承益敦敬戒

敕曰未禮稱助養詩歌采蘋蓋士大夫之有資於內尚矣爾鄒縣知縣馬復淳妻

李氏鍾祥名閔作配令人服綽佐廉鳴環徽德爾夫勿慙所學克慎厥官則爾



寶助焉是用封爾為孺人服此華綸無忘交之

制曰風化之原始于室家閨帷之賢裨于職業義寔相成崇宣並逮爾巡撫宣府全銜

右金都御史王世揚妻封孺人審氏婉婉令儀恪盡蘋蘩之職幽貞淑德善成淑水之歡自居處燕私之際不廢箴規雖委蛇象服之時獨持勤約賸奏功於仗鉞寔倚助於鳴環內儀不愆間政成肅茲用晉封爾為恭人尚益憲季女有齊之範還庸褒方叔克壯之猷

制曰勞臣嚴陰雨之防懋爵為國障哲媛修明星之儼式贊官成宜錫廷綸用酬嬪

德爾原任總督保定等處全銜右副都御史楊文岳累封恭人妻陳氏毓秀

華閨作述碩哲敬共蘋蘩樽俎於戎行節中珩璜佐瓊蔥於朝列賸此勲庸之

著繫惟女士之功茲晉封爾為淑人紫泥銜賁方延昌熾之休彤史遵箴永篤明章之誼



○封繼妻敕曰古者禮重宗婦室必有繼故國家之典先後均焉爾某官繼妻某氏恪承中

饋允嗣前徽宜媿夫階用頌渥命茲特封爾為安人茂膺寵光益敦徽成

○敕曰凡錫命之典渙目大廷而服寵之光逮于中間以齊體媿德有相成之美也爾福

建道監察御史馬明謨繼室黃氏毓秀儒門作述名士恪持內範茂嗣前徽俾

爾夫祗職揚休罔懷內顧敬助之賢彰矣茲特封為孺人匪徒昭從爵之榮實以表

宜家之則

○贈妻敕曰蓋正始特重委禽乃與天成之而不與夫享之詎非人情所深悼歎勞之勿酬勸於何

有爾某官某人之妻某氏毓秀名宗作嬪良士涵其內美積于外修慧質已摧芳儀未邈

茲用贈爾為孺人欽命夜臺流聲女史

○敕曰婦人相其易子同艱辛於家食而不得同其寵貴此人情之所慘者國家追崇之典



可後哉爾福建道監察御史馬明謙妻張氏。貞德令柔。提身淑慎。克敦順正。以佐其夫。夫既顯榮。爾弗永世。瞻惟能襄之勲。宜申褒卹之典。茲贈爾為孺人。不昧懿靈。尚承湛渥。制曰。授敕總師任專外間。和琴主饋德茂中閨。既昭齊體之功。可新推恩之典。爾總督薊遼等處。贊理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葉向高。累封淑人妻沈氏。徽音正始。柔道成終。敬饁田間。成禮樂詩書之帥。援樽塞上。襄樽俎帷幄之猷。視望方隆。蘭儀遽泯。迨三錫播在師之吉。宜九京申配德之褒。茲用覃恩。贈爾為夫人。秩峻內階。已班榮於大國。恩隆縹冊。用增耀於重壚。

贈繼妻。敕曰。人臣夙夜在公。必藉閭閻之助。既勤交儆。此國恩所並及也。爾某官繼妻某氏。采藻有齊。在饋無違。柔絲勸學。荆布從官。豈謂好述。遽先朝露。茲用贈爾為孺人。服此顯綸。賁于幽宅。



○杜甫奉賀陽城郡主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詩曰  
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



蔭子世官

古者有世賞。無世官。蓋賞可世也。官不可世也。

世蔭

事物紀原曰。尚書大禹謨。皋陶稱舜之德曰。賞延於世。則世蔭之始。蓋起于有虞氏也。

世祿

康王戒畢公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春秋隱公三年。書尹氏。宣公十年。書崔

氏。譏世卿也。

四世太尉

東漢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八葉宰相

唐蕭瑀至遇。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

任子

蘇眉公曰。所謂任子。猶言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

言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

門資

杜氏通典表云。臣早以門資。初登官序。○唐陸贄奏議云。苟繫以門資。

早登朝班。

門蔭也。

龍衣爵

漢興諸侯。皆以嫡子龍衣爵。○漢法。惟得任其子若孫。同產若子而已。



蔭補

唐李德裕太和相李吉甫之子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

補校書郎後為名宰相嘗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因熟朝廷

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子弟未易可輕是漢法既任而後有所決擇此漢法之善也

父任為郎

漢官儀云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子弟擇其茂廉者出補令丞卿

得任子弟為郎劉向以父任為郎以行修飭遷諫議大夫而張安世以父任為

郎後定策立宣帝汲黯以父任為郎後為太子洗馬此皆任子之得人也

蔭止九品

宋羅多遜為相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為常呂蒙正奏曰

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能需寸祿者無限今

臣男從簡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惟陰譴乞以臣釋褐所受官補之自此為制

以子為郎

漢徵馮唐唐年九十不能為官乃以唐子遂為郎遂字王孫

除任子令。漢孝文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禹湯不用二公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今公

卿子弟多以父任為郎，率皆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時。此伐檀所為作

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

正月之詩大夫刺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伐檀刺貪也。終風刺虐也。碩鼠刺重斂蠶食也。曰華靡則庶耻缺矣。

不來任子。

宋趙普佐命元勳，久居將相之任，未嘗為子求官。太祖亦不行延賞之典。

他日特授承昭為六宮使，已為厚恩矣。

不來恩澤。

宋晏殊未嘗為子弟請求恩澤。

恩蔭也。

雖上屢問，但表聞起居而已。

亢宗庇族。

左傳：子太叔曰：吾不能亢身，安能亢宗。

○棄官則族無所庇。○如或不能庇

族，則將焉用策名？○策名之勳，世及之祚。

辭不受詔。

張安世字少儒，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不受詔。





恩命序

自古帝王之勸臣也。有賜封之典。褒錫之命。恩亦厚矣。由漢以來。或濫私昵而多怙侈。敗典辱命。寔伊淫族。宋歐陽永叔以文章名世。瀧岡之石。備載殊錫。蓋致身顯親。至碩攸遂。匪徒昭盛當時而已也。仰惟國恩優渥。自一命有狀。輒得名號。其親通錫者。必申錫之情。罔勿罄矣。夫立官服政。逮奉封誥。被章服以榮其親者。什五耳。至通顯申錫。且有徽褒。不異數畀于泉壤。則十罕一焉。嗟嗟亦難矣。其稱盛于時也。亦稽昂州前哲。有推贈五爵。而制命莫存。今之卿大夫。依光日月。賁寵絲綸。伉儷均矣。而祖父有疊承者。秩階崇矣。而莖祭有特賜者。帝寵駢錫。休光無數。敢不敬志以傳。永永乎。照以光先德。則思孝以奉國恩。則思忠以承天貺。則思德咸有興於是也。則志以紀盛。又豈徒哉。



恩命論

寵命之錫逮否殊遇果數然耶樹德必懷則墮社斯隆受慶必弘則施光斯遠  
天之道也何數焉故名器攸係上焉者慎之雖微不濫也至於推忠成孝輒不靳絲  
綸之音金紫之眼特頒疊降以崇其先旦獲奉於下誇耀朱門驚馬輝黃壤  
璫函高野錦軸秘藏衣冠稱盛者且嘖嘖播頌不置焉不徒自以為重人亦  
以為重而千萬世咸重之矣是非懷德弘慶歟然哉古之人有惜青瑣為舊物  
而不以與盜者此能守其先業者也誥命之重奚啻青瑣而世業之守曰惟後之  
人身嘗快夫狄梁公裔乃以公告身獻狄武襄武襄拒而不納蓋武襄匪徒  
以賤不自貴而梁公故物不忍其遽棄於人身何其裔孫顧視之不如青瑣  
耶噫可慨矣劉所受恩命亦云亡失其存者余悉載之以明國典俾弗墜一

啟孝思俾勿忘若夫矜榮競美諛者辭也非志之所尚也

出景州志 噴音顏推也下墜也漢書噴其家

又論

人臣受事述職我是以有簡書之重國家錫德酬勞於以榮其身而推及其所生即壹閑之賢不遺焉勸忠廣孝是激勵人心之機也遠洽都俞近述主壺稽首對揚洋洋簡編今也接武而駢錄之何以得此於明盛之朝耶邑之賢豪世濟其美感奮圖報萬世一時雲蒸霞綯佑啟後生抑猶彰君之賜乎

出廣平縣志

泐夷然切音延即治字從流而下也又猶也





內黃侍御鳳村張君子書。出按浙藩。督奸訛。簡功能。摘欺隱。理冤滯。采訪風謠。奉宣德意。行之二載。百度瞻舉。惟茲牛女。晉圖頌德。無由也。先於君之尊翁晦齋先生。抱藝老丘園。而其配董氏亦相有素範。嘉靖歲戊子。侍御君以貤恩。二親榮且以為壽門。庭之慶。謂如也。夫物難於兩全也久矣。德均者。勿齊於年。年均者。弗逮於養。養均者。弗隆於恩。晦齋翁媼行修於家。有德矣。身杖於鄉。有年矣。子庸於朝。有養矣。寵錫於天。有恩矣。人子願於其親而不可得者。惟侍御兼之人。莫不賢其親。亦莫不賢其子。稱諸鄉邑。觀者有耀。未幾有傳其事於浙者。藩臬重臣咸曰。惟侍御監我諸司。使各共其事。固有官謗自牧。伯而下寔嘉賴之。微其親之賢不及此某也。願有頌。郡邑長吏咸曰。惟侍御約我群吏。使各效其勤。固有後急自守。令而下寔嘉賴之。微其親之賢不及此某也。願有



頌縉紳先生咸曰惟侍御惠我黎庶使各平其頌罔有宿奸自長老而下寔嘉賴之微其  
親之賢不及此其也願有頌於是競為詩章以侈盛美而侍御察友與士大夫之道杭  
亦聞而屬和焉覽之窮日其麗也若璆明珠炫其奇也若波譎雲詭其清也若羽振宮  
沉其壯也若鯨鎡敷魚吞聲以志應四方之音會焉思以才交諸家之體備焉富哉斯  
集之可以觀也夫晦齋之有子一家之私榮也然言人之善必本諸父母侍御愛在浙人浙  
人榮之愛在天下天下榮之况侍御方以顯揚自勵所以榮壽其親於無窮者又有  
占也則斯卷也雖流諸後世可也

賀封戶部尚書裕菴賈先生暨配李夫人序

明大學士徐階

嘉靖戊午春大司徒樵村賈公歷俸二品滿三載而時尊翁裕菴先生母李氏皆在堂年俱八十有四詔封先生為戶部尚書李為夫人於是士大夫相與賀先生而言曰凡為子者莫不欲徽封命以為親榮凡為親者亦莫不欲及身之俱存被一命以稱榮於閭里然而鮮獲遂焉幸遂矣有及見其子之屢遷者蓋加少焉至於金紫又加少焉至於六卿則子之位極矣而猶及以偕老受封命自蒙城張氏以後於先生僅再見也豈非家之大慶人情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哉予始聞以為然既而思曰氣運與治化相為盛衰而人之得是氣以生者其才之高下福履之厚薄因之當治化之盛也天地之氣凝聚而完固時則有異人者出或以雄才偉畧佐天子出治於廟堂之間或以高年碩德享有子孫之奉於山林之下而其得氣之尤厚者則又合是二者以出於一家乃在衰世則不然譬之物之於春也秉氣



之至以阜蕃於秋也。值其既返而萎落，蓋理與數然也。

制曰抱修能者必成其功。儋窮爵者必延于世。此今昔之人同榮而事使之道。各盡。實出至公。允惟成式。各爾大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器質明偉。才學優弘。少擢賢科。高登制舉。監察一道。誕彰謇諤之風。廉訪臬司。肅清齊魯之甸。晉副都憲。薦掌臺綱。或撫臨雲內。或總鎮關西。在邊來往者十三年。兵民咸沐其惠。與賊攻戰者百九十合。戎王亦在所殪。計武烈不減漢朝之衛霍。論文事無慚宋室之范韓。晚加宮保之秩。施兼司馬之權。適者載統一旅之師。徑造威寧之海。蹈碎瓊廬。斬寇首如截瓠。蹂殘餘孽。掃腥羶似拉枯。天威大振。朔漠一空。捷章來聞。朕心嘉悅。爰遵皇考已行故事。庸茂明恩。特封爾為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承襲。仍與



爾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本身免二死以報爾勲其太子太保兼左  
都御史如舊嗚呼望泰山而立誓指黃河以為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日我  
國我家惟服肱心膂是任爾身爾後惟忠君愛國是圖金石同堅聲靈有永欽哉

休虛尤切音朽平聲息也李之無實者名休致知意切音智納也

休假初學記云按急告寧皆休故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晉令

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

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李斐文曰告者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

寧三年寧謂慮家待喪服也

予告孟康曰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

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

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

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如石建為郎中令傳載其每五



日洗沐歸詣親。鄭當時為太子舍人，傳載其每五日洗沐，置驛馬長安，請謝賓客。  
致仕。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自稱曰老夫。注云：不得謝，謂不聽致仕也。几以安其體，杖以助其力。○漢制：年老  
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以終其身。○唐制：諸職事官，七十聽致仕，五品以上上表。  
六品以下，申省奏聞。

乞身 後漢三公年老，以疾乞身。

挂冠 東漢逢萌見王莽殺其子王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遂

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

逢音旁

投冠 陶淵明詩云：「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

乞骸骨 漢宣帝朝丞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丞相致仕自賢始一品集云非敢望三公乞骸之請猶庶幾二疏解組之風

解組

解組去官也亦曰解綬漢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俱移疾上疏乞骸骨解組而歸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投簪

陶景私曰吾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

頭顱可知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左冲招隱詩聊欲投吾簪○北山移文曰

昔聞投簪逸海岸

○投音頭擲也棄也納也簪所以連冠冕於髮者也

懸車

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廣德懸其車以傳子孫示榮幸也致仕懸車

蓋亦古法○蔡邕作郭有道碑文曰遂隱丘山懸車告老○一品集云所冀中櫬擊壤獲比於堯翁舊里懸車不慙於漢相



告歸告年

書咸有篇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

王禹玉詩陪幄方圖政安車遂告年

請老

請老即告老也庾季才云請老私門

反初服

劉炫文云畫漏方盡大髻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注曰退遜也却也反覆也不

順也初始也言退位仍著未仕初之服也潘岳西征賦甄大義於明夷反初服於松門

營菟裘

魯隱公曰吾為允少故攝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而老焉

菟裘別邑之宮室也

白衣尚書

後漢鄭均字仲虞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告歸帝東巡乃

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號為白衣尚書

振卧高風

蕭德言為秘書監以年老請致仕太宗詔曰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

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閑西夫子故顯於當今

楊震稱閑西夫子

辭蟬脫冠

獻文詔宣武曰吾百年之後聽彭城王勰辭蟬脫冠遂其冲挹之性也

山資已足

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

以妨賢路

龍種來歸

龐德公子真晉太康中為犍為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

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歸里中化其德讓少者壯者皆代老者負擔

行路難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召為司直在朝賦詩曰新築書堂壁未乾

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大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夢一番風雨一番

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松仔細看遂乞歸

賜第一區

宋种放字明逸有別業在終南山豹林谷自號雲溪醉叟後因張齊

賢薦真宗召為左司諫攜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賜第一區辭歸山

從赤松子

張良曰臣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

弃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生入玉門

漢書云班超字仲升父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

超大馬齒鬢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不敢望封

酒泉即但願生入玉門關

玉門關在唐沙州敦煌  
郡去長安三千六百里

沈約與徐勉曰暮年努力祇事外觀旁觀尚似全人而形力不相綜攝解衣一卧支體不復  
相關取煖則煩加寒必利百日數旬草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若此不休將貽至恨

形容老態景態曲甚

馮琢菴答沈太素曰弟遠席休花視蒙北扉官浮於年福浮於量名浮於實三  
者世所大忌而弟不幸有之不去且生得失旦夕解組歸矣

林見素曰弟夢想久在山林骨相不宜朝市區區之私何時自遂

陸法祖曰出家之人尚不貪大梵帝釋位而况區區一鴟殘畢

○屠赤水與董陽明曰大丈夫不得封侯廟食即五嶽四瀆何處不可寄傲乃局促一官眷戀五斗為造化小兒籠絡耶長往快起會須有日矣

○曹司直與左觀察曰秋風東來時有江鱸之想足下以行藏窺我世路坎坷惟杜門作倒掛鳥不復操齊瑟矣

○袁中郎與李健翁曰近病病不即愈閱四月未視事求歸不能即歸不知何從得登青葉之樓眺長江之水言之淚下

○屠赤水與李惟寅曰隆自揣無青雲骨聊薄遊爾身為鸞鵠何議圖南口銜江上葦蒲將結廬四明之下山靈知不逐客也

○馮開之答朱瀛海曰青山白雲性之所適益以法喜禪悅之樂一官何有

王中丞璣嘗榜其堂云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云天上有人扶日



月山中容我老漁樵

日落也

燈也

風神也

扇也

崦嵫匿照蘭膏嗣輝飛廉息御羽筆繼爽是以物無終棄時至則興運不久

窮勢極則反

未遑事外說不得一肚皮不合時宜居然象中容不得兩目光直射牛背

名病太高才忌太露自古為然於今為甚

高攀龍上臺其昌曰昔陸公予告語唐公荆川曰某如人家教學先生乞歸便得歸去公如

好即中主人病勢未愈安肯放回伏惟師臺今日是國家一大醫王詎得便謝主人

乞致仕表

梁沈約

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敵廬待終窮卷臣又聞之懸車  
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疏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  
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  
彼日晏假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為雍州韋叡致仕表

梁王僧儒

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滿旗受服推轂執珪奉耐  
變袂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况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  
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截漏迫鐘鳴高春  
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蘭蠅夕陰倏駛無幾莖薜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



何濠谷而目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惟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為庫狄峙致仕表

王 存本

俛首赴曲操終則仆傾身舉重力殫斯斃何者日暮途遠前哲所以告歸漏盡載馳首賢

以之知退

為王儀同致仕表

陳徐 陵

尺波歸海恒嘆不居燭火為薪猶悲假續况復星迴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漏盡

鐘鳴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姓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

官非才身力方強雖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百辟之禮

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切慕廣德之車高懸私館

陳情表

晉李

密

字令伯

臣以陰翬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

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乳乳孺立形影相吊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  
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奉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  
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  
連慢即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  
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此在故老猶蒙矜  
育况臣孤苦尤為特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即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  
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  
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



區區不能廢遠。臣客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隤倖。卒保餘生。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安子順曰。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

### 歸去來辭

晉陶

潛

字淵明。號元亮。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楫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懽懽。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

門雖設而常閉。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金聖歎曰。凡看古人長文。莫以其汪洋一篇。便闕過古人長文。皆積短文所成耳。即此辭

本不長。然皆是四句一段。試只逐段讀之。便知其逐段各自入妙。





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楹榻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微  
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大官又蒙賞  
賜四時雜繒綿絮衣服酒食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  
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  
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無以報厚德日夜慚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  
衰竭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飡尸祿滂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子年  
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蹶仆氣竭不復自還滂席薦於宮室骸骨  
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無所恨

金聖歎曰極似疎畧之筆看其中間異樣鎮密精緻漢人文字胡可易到



章伯棠曰。從實說則富。從實說則是富。並而。能生要。陽。重。江。厚。德。報。  
慚愧無補上。以明乞。結實情。都是實事。然都是地人不肯說者。從實面  
聖。君臣之間。有如客入。詞。其。夏。第。二。行。也。

辭職歸葬疏

總督浙江邵院趙廷臣

奏為母親久停子情難待臣謹再疏泣陳叩懇 睿慈俯允解任歸葬以廣孝治事臣  
惟人生大節惟忠與孝而已以臣早年喪父乳乳子立外無期親內無僮僕凡寒朝暑晝  
躬親紡績撫養微臣以成人者皆臣母也臣由孩提至壯年晨昏早暮疾痛疴癢未嘗  
少離母側臣自順治十年適奉原任經畧臣洪承疇題隨湖南生別之日環抱痛哭以為孤  
子遠去母病奄奄恐不能久存以待子還矣彼時臣以事君之日長事母之日短長跪號  
哭哀切懇辭經畧臣不允所請豈意臣與母生別之日即母與臣永訣之日也臣母卧病牀  
褥眼穿滴血將危之際聲悲色變先呼臣之子抱而哭之繼取臣之衣拊而哭之謂從此永逝  
不能見吾子矣則呼吾子之子別之不能見吾子之面矣則取吾子之衣別之言甫畢而氣殞  
口目不閉薄棺麻殮行路之人有不忍聞者言念及此肝腸破裂聲淚俱寂天地雖大無可



自容生之日不能承歡病之日不能嘗藥歿之日不能送終今復停而不藥十餘載陰暴露風  
雨飄沒終天之憾從未有如臣若是之甚者案查康熙三年八月二十日臣具有披瀝久積至  
情仰懇天慈俯允解任歸葬以廣孝治事一疏冒昧上請奉 旨覽卿奏具見至情但浙  
省處疆正資彈壓料理着勉力供職不必遽行請假該部知道欽此臣祇遵 天語勉力  
供職何敢再瀆 宸聰竊思臣由貴州巡撫蒞任未數月荷蒙 世祖皇帝授臣總督雲貴  
又於順治十八年九月內復蒙 皇上調臣總督浙江 洪恩異數曠古罕邁臣即捐軀殞首不  
能報稱伏念人臣事君致身盡忠或積瘁而病歿或殫力而致命皆義無所辭分所當盡若  
託故求退謂之負恩負恩當誅假病推諉謂之欺飾欺飾當誅臣惟母歿未得一面柩停江  
南十載倫常有虧天理莫容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臣尤不孝之最者也查  
滿洲蒙古漢軍文官遇有父母病故各有守制持服之例臣既未守制又未持服且忍視母

觀暴露于陰暗之下甘為風雨所飄沒不孝之罪何所逃於天地之間臣思皇上以孝治天下必勸人之孝懲人之不孝以晉進於孝也臣負罪積慝已愈十載鞠養顧復一日未報養生送死兩道俱失臣之身雖生臣之心已死矣臣之心既死臣之身雖生亦猶死矣臣今行年四十九歲歷任二十載心枯神疲每一辛苦嘔血不止文移久視則兩目若盲言語畧多則中氣為斷若再以母停不葬之罪懲討結增憂勢必與死為隣倘一旦先填溝壑致母觀終未歸葬子道永虧人間臣雖身入黃泉不瞑目也伏乞 皇仁鑒臣萬苦之悲情憐臣萬不得已之至情准臣解任扶親歸葬臣存歿感激生生世世祝頌 皇恩於無盡而已

章伯棠曰。為文第恣情不真耳。情不真。則浮詞雖不能感人。誠者其能讀一過。全人啼噓不能自已。何也。其情真。則其言痛切。自入人深耳。可與孝子全相陳情。未始相類。





衰老告休

提督李胡拜為自陳衰老以免貽誤封疆事。康熙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據密  
協副將王誕呈前事。呈稱。竊照職於順治十三年。率衆投誠。荷蒙

皇恩。優嘉忠悃。厚頒賞賜。予以總兵原食。以督僉全俸。順治十八年。復蒙

部題。致推密協。卑職自康熙元年八月十三日。任事以來。凜遵

功令。恪守官箴。無功可錄。無過可紀。正宜黽勉。以圖後效。奈何西山日暮。景迹

桑榆。老病時加。精力漸憊。身弱不能挽弓。馳馬目昏。難以觸細。窺微。況六十  
有餘之朽夫。當三輔至衝之要地。年衰形槁。任重材微。虛糜俸祿。無補地方。  
幾欲具詳乞休。未敢妄行申請。今奉有年力衰憊者。聽本提督題叅之例。故  
敢據實自陳。伏乞軫念地方。垂怜衰老。賞賜具題。斥逐。以免貽誤封疆。在乞



休之典。卑職實不敢徼然破格之恩。憲臺或施于不報地也。再照卑職履歷內開年貌。乃當日投誠具報達部者。以其底冊在案。未便逐年加添。一併詳明。仰祈憲示等情。到本提督。據此。又據密協營路都守千把等官等。圍協百隊兵丁人等。各公保賢能留任前來。隨批令該協勉力供職去後。於本年八月十九日。又據副將王誕呈為老病已入膏肓。汎守恐滋疎忽。仰祈遵例題奏。以免貽誤封疆事。竊照卑職猥以微材。謬叨重寄。受任之初。年雖漸入桑榆。力尚堪供奔走。凡於地方汎守。率皆身先士卒。盡職黽勉。矢心報効。三載頗寧。一方無恐。不意去秋陡染重病。眼目已昏。及至今春。痰症舉發。沉痾不起。週身似縛。遍體如鉗。形甚尪羸。動成狼狽。汎守止憑申飭。辦事惟能卧理。切恐貽誤地方。是以遵例自陳。今蒙憲臺批慰。在浩蕩之恩。固不敢忘。奈何。

卑職衰朽抱膏肓之病終不能愈目今氣滯血枯病加食減二豎在胸五行  
易位醫藥無效調治罔功有懷盡瘁之心難覓回生之術身將就木益于何  
補况密屬地方南擁神京北通口外東聯薊永西接昌平乃蒙古出入之孔  
道為畿輔屏翰之要區其地實重其任實繁王公大人往來如織以職近臺之年  
而抱難調之病既不能親行巡送又不能躬履汎防終朝杜門豈無物議倘  
有見聞均為未妥且職任事四載從前身健維日遊巡汎守而地方頗稱寧  
謐自從抱病之後身不離于床褥履難及于汎防所以本年三月一失事于  
朱家店七月又失事于胡堡庄總由職病以致踈虞既難率防於前又難督  
緝於後若不立請逐斥恐其失事又不止此則貽誤地方之咎誠不小也伏  
乞憲臺首重封疆次憐衰朽俯將卑職照以年力衰憊新例會咨題叅早賜



斥逐連補能員庶地方得以整理骸骨得乞生還至于朱家店胡堡庄二起  
統轄督緝盜案仰祈入疏具題統候部復照例議處再照卑職年已六十三  
歲孤子年方一十二歲在任頗知謹慎杖頭甚是蕭條家遠道長途窮日暮  
倘若不蒙俯准難免身歿他鄉是生則有故舊之可資而死則無親隣之相  
顧存亡流落安歸故里憲臺仁人必深有所不忍也如有假託情弊即祈委  
官相驗倘有設虛耳當重處等情詳請前來據此本提督因是該協情切詞  
真事關具題難憑一面之詞隨遵委薊協副將葉祿據實看驗去後今據該  
協呈稱蒙本提督李憲票云云蒙此該卑職遵于九月初六日起行初九日  
到石匣會王副將細訊有何病症據伊口稱年六十三歲症係頭疼四肢全  
體筋骨疼痛據此卑職隨取醫生陳國威結稱王副將因其年邁氣血兩虛

申結到職。據此。卑職合具甘結。據實回報。為此備由。并醫生甘結具呈等情。到本提督。據此。為照。密協副將王誕。既經患病。情真似難久留。汛守相應。照例具題者也。今將醫生甘結并薊協不扶印結各二張。擬合咨送。為此合咨貴部院。請煩查照。希速會題施行。





福州上執政書

曾鞏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轂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々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



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礪。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工。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率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別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詩。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由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

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鵠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占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況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可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



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  
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  
之身求自此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  
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返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  
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  
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  
及去秋列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  
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  
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  
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

以輕動起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  
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繫獲。其魁首。則或靡而  
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  
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  
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  
暮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輦輿斯民。興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  
官。於此入已。弥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  
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反於其親逮之  
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  
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



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鵲羽之譏陟岵之嘆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

子固以官遊閩徽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為陳情之案而其反覆咏嘆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鹿門先生連引風雅讀者但覺情文斐蔚不知其為乞養地也轉到色養婉轉淋漓只此一篇子固之文所以直追風雅也盧元昌謹識

引詩命意皆自滿情致非漫然鋪叙也前後照應開合更為得法至乞恩歸養從時事阻厄處反覆言入愈見痛切藁解之深感慨嗚咽何必又讀陳情表章伯棠評

送楊少尹序

唐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々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



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周若予曰。惜其美今人。而凌望駕虛。竟成一篇極變化駘蕩文字。豈非神品。

先引古起議論。乃在病上布出一篇情景。一奇也。復以次史氏能為傳。維二疏蹤跡否。照樣起句。二奇也。下即以世無上畫。復轉前後世圖迹。三奇也。暗藏感慨。三奇也。又以詩歌屬和之事。紐合二疏。四奇也。後更意外生情。借對水水丘。指出楊侯不去其鄉作收法。五奇也。大有生紫之文。讀之令人解頤。

擬張季鷹秋風思歸自序

國朝唐德亮

人生遠志何必通侯身後得名不如杯酒遇、羈宦感時事而生悲冉冉歸  
心慕物情而寄興井臺似玉乍驚一葉先零官道如繩忽見千條慢舞涼  
意已歸于白袷寒光欲上乎紅樓況是愁人不樂京華之美無如鄉思難堪  
羈之悲遙望吳門匹練晚垂爐際潮懷笠澤群螺暮浴波間豈無勝侶  
偕行載明月於江上亦有高蹤獨往採秋色於湖濱競擷冰葦裁玉  
絲、若線新供鱸膾朱鱗齒齒成金一笑飛觴雲生衣袂長吟遺日風  
族簷楹良會難逢自可優游于野服嘉肴足荐胡為匍匐于都門  
念此欲飛思之甚樂嗟乎洛陽塵滿生憎撲面催人少室風高遮莫吹  
衣送客願言長往何心更慕邊策決志遄歸有物差堪慰寂歸雲



自駛倦鳥知還。自號李鷹。每秋風而欲。率媿于微祿。敵萬鎗以難償。歸與歸與。及鹽鼓之未下。行矣行矣。操綈綸而往。從。

周若予曰。高情度月。逸氣翔風。朱臣胸有雲夢。故不林示其言之。迫遠也。

字。流逸故雖辭麗而不覺其俳。亦藝苑之歌舞筆墨也。

弔徐孺子文

晉殷允

惟君資純玄粹。含真大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適遶環堵。萬物不干其志。負得行吟。軒冕不易其樂。時携虛榻。佇金蘭之眷。千里命駕。寄生帛之詠。非求超悟。身名適世。無悶者孰若是乎。

故聘士豫章徐先生。閱精大和。誕膺一德。藏器高樓。確爾特貞。一足以副群動。純本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

晉王珣

滑州刺史李聽辭官表

唐李聽

臣某言臣聞虞舜之朝九官皆讓西漢之盛二疏云亡蓋上以淳風溫俗下以廉  
耻激節故也况寵辱之際不驚焉則恩進之間不知則殆伏惟皇帝陛下德超遠  
古巧格上玄誕敷文教丕垂顏廡天地日月載惟貞明動植翔泳罔不成若臣  
某席以枝蔭階緣休運弱齡入仕四紀于茲三省微躬一何厚幸是以每  
蒞一職每徙一官未嘗不心効權衡操懷竹柏齷齪廉謹曾無異績而  
毫釐過犯未污簡書知臣在局匪敢矜述自陛下嗣膺寶位二十七年不  
以疲駕猥蒙獎授授以疆土假以鈔幢入居宗廟之司出典股肱之部八座  
之貴臣拜者三六條之榮臣守其五四聞戎幕一佐中軍至如宮相臺丞侍臣  
亮印兼命稠疊累遷頻速輝光既極盈滿是憂間歲初領華州方宣聖  
澤俄以滑臺選帥非次及臣雙旌自天匹馬之鎮此州當四達之地控西河之



境兵雖勁逸人至凋殘臣遠仗皇威推誠撫衆服勤吏事盡瘁牧人遂  
得黍庶就耕織之時士伍知訓習之礼此皆大化光被臣敢貪天之功常恐三至  
奪慈孤立連謗此臣所以怵惕惟厲中夜以興願披血誠上達旒宸伏惟陛下  
少加憐察臣竊以酌恩徇節心實無涯引重致遠力誠有極臣先子領南染  
風毒脚氣今年春又患發熱分將不起命及臨危幸沐亭育之恩免從惟蓋  
之斃臣年逾知命齒髮已衰疾經沉痾方寸頓減久當繫劇必慮闕遺臣  
又聞制閫者以重鎮為雄仗鉞者以專征為務臣器幹不足以任方畧不足  
以持權何以統節制之師貞定臧否之戎律臣且陳力就列訓誥攸存當才  
則然以病宜免况嚴廊多士宇宙無虞為官擇人皆出臣右胡可晏安  
冒寵尸素妨賢乞降賜骸之恩以全折足之咎臣獲退就散秩保養餘  
年候筋力之後強申赴蹈而寧晚臣於所部勸課營田以美餘優恤懦士

等事。一列具條奏。與明輯睦。上副憂。勤。塵黷宸嚴。冰炭交臆。無任懇  
切屏營之至。

○餘年類表作餘生





歸老橋記

宋魯 璣

字子固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山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杭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縉于深而逐鱸鮓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于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秉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



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于寵祿以  
為遊觀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子官者或不樂  
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託之使  
吾後人之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  
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  
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子位者或攬而去之也。  
然士猶有冒而不知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  
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  
遂其好也。然其志于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